

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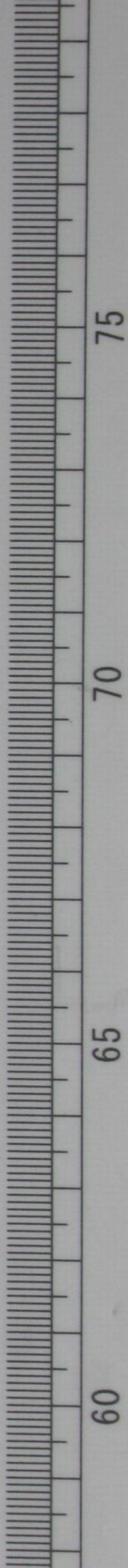
第五釋異
第六釋異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91

2



繪
圖

絲

僧園第五目錄

釋異

隆菩薩

西域聖僧

慧廣大師

夜臺和尚

大智禪師

海潮寺病僧

南山和尚

徧融國師

花子觀音

淡薄苦松

幻空法師

峨眉山異僧

聖佛和尚

西天竺比丘

F0191-(3)

紫柏禪師

雲棲大師

有門法師

震溟尊宿

心光長老

僧如榮

僧如清

僧廣槐

僧廣如

僧大冥

三塔寺漁翁夫婦

永倉錢氏子

京師婦人

陳道民

李倪兩木匠

錢貞奴

台州營卒

千善菩薩

西裏僧

雙宗

繆居士

桃花菴長老

張織工

猶園第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釋異

隆菩薩

隆菩薩者即永隆禪師也洪武中出家長洲尹山之崇福禪寺初為寺僧逍遙放縱似顛似癡不為同流所重一日火焚其殿禪師忽謂眾曰早晚錢塘江上當有大木客過將往募焉眾皆笑之諷其負襍而去至則果有江石大商王友諒巨木千章蔽江而下矣禪師遂從之

乞木友諒不允俄頃之間颶風暴作樹筏縱橫諸木起
空中自相鬪擊墮折江濱漂流四散友諒計無所出急
向空中叩頭請止因懸賞格以募能歸木者禪師立江
岸呼曰汝肯悔過發歡喜心我當歸之友諒乃許捐其
半以助修寺許訖而江濤頓息木亦漸還舊處鉤連如
故觀者始知禪師是非常人頂禮而拜友諒語禪師曰
吾木甚鉅易捨而難致奈何禪師曰莫憂但喜捨足矣
木自安穩至也友諒遂分所捨之木置臥一處但見其
木次第沒於江心若有鬼神牽拽之者不曉所謂禪師

還寺亟命集眾僧齊來昇木乃用巨纜汲向井中先後
逐根挽出適符其半之數遠近神之爭共施捨寺遂重
興其後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南京者三
千餘人禪師預焉中有冒請度牒者忤犯龍顏上怒悉
命加戮禪師乞焚身以救免眾僧上允其議敕中官武
士衛其龕而出既至雨華臺下禪師出龕望闕拜辭仍
入龕中題一偈子又拈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授之
中官告曰煩語陛下遇早請以此香禱雨於是端坐瞑
目口吐三昧火出自焚其身一時士女作禮悲哀見白

鶴數羣舞於龕頂上乃赦三千僧不誅時方大旱卽命以禪師所遺瓣香送天禧寺中禱雨雨大降上歎曰此真永隆雨也因製落鰓僧詩以嘉之至今吳人稱禪師爲隆菩薩取木之井猶在方丈內二廟御碑巍然尚存而王友諒之閩孫世爲木商住天寧州上不替其業

西域聖僧

飯的達者西域聖僧也洪武中來朝闕下馬足所踐地湧金蓮高皇帝奇待之時的達與真人張宇皆侍從焉帝令二人較術謂宇曰朕聞西域某國有玉龍可取試

爲朕設壇召將取之真人遂受詔作法的達止求盂水置前結跏趺坐而已約以三時返命俄逾六日不至帝心已懈命罷之宇惶恐無地於是奏言的達破其術帝大笑復謂的達曰上人既能禁之亦能解之乎的達曰此最易事呼侍者取盂水瀉於地有頃諸神至矣以次入見對云取得玉龍行抵流沙忽見洪濤漲天遂迷失道六日後水退始得渡而玉龍竟沉於沙中失所在矣帝不悅的達便從懷內探出玉龍以獻帝駭以爲神賞賚無數

慧廣大師

慧廣大師俗姓姚氏名讓義常州無錫人也年三十從師披剃出家法名直緣徧參名山老宿歷一十六年得念佛三昧萬歷戊戌夏四月師東遊渡江卓錫明州之何育王寺親睹舍利光中現釋迦文佛法身師遂誓焚身以報佛恩卽從寺中普請衆僧求施薪藁人與一束壘而爲棚告衆僧曰二十五日是吾捨身之期也至日師取香油塗身結跏趺坐於柴棚之上端然不動合掌而誦佛號足下火燃俄成灰燼大衆咸見有五色祥光自師頂門上起光中現出菩薩金身其長可二尺許晃然四照燭地亘天頃之曛雲而滅於是道俗士庶填滿谿谷兩淚悲啼讚歎頂禮屠小儀隆親見其事作傳示余余至不及遇勝緣矣

夜臺和尚

夜臺和尚不知氏族鄉土何出嘗居五臺山獅子窟帶索藍縷幾不蔽身每夜赤脚持木魚誦佛遶徧東西南北中央諸臺山虎羣擁而至五色龍伏於鉢中號夜臺和尚焉亦嘗遊吳越間姑蘇華亭踪跡殆遍嘗以鐵琅

瑞鎖其項曳之於市上行重數百舳舳里許其去如
飛人以其落拓無恭敬之心或有施一錢兩錢者或有
施飯與之食食畢人家收其食器覺有異香疑之爲神
忽去忽來不知夜臺所在萬曆辛亥年乘船經孟河口
於時秋濤甚壯曉霧初消夜臺忽謂同舟客伴曰吾將
歸矣大衆聽取遂翻身撲入江心端坐浪花中數十里
揮手謝衆久之與海潮俱沒矣客伴大驚躡蹠悲號合
掌作禮比及舉頭又見夜臺履空而去有慶雲承其足
冉冉向西移時乃滅卽知聖賢之濶俗龍蛇難辨豈所

謂阿羅漢遊戲神通得大自在者乎

大智禪師

禪師名真融法號大智湖廣麻城人也貌黑而窪頰類
蓑衣真人自伏牛五臺峨眉九華諸大道場咸歛飯僧
之所至萬曆八年復過南海卓錫於補陀之後茶山塢
中峯名光熙地名干步沙初時止結小葦菴不甚廣壘
土爲兩禪牀一以坐臥一以棲挂裕僧壁間供觀音佛
畫像一軸長明燈一瓊而已遠近道俗共相俎仰風飄
露笠至者如雲嘗見禪師著破衲頭荷鋤剝草慕其苦

行無不傾心朝野聞之爭共喜捨航粟鏹而至者絡繹
海上五六年間遂建成大叢林淨室殿堂窮極土木莊
嚴煥耀金碧琳琅郡守吳安國改菴額曰海潮寺三十
四年今上遣御馬太監賞禮賜所建寺額以護國鎮海
爲名香火之盛與補陀前後爭勝矣吳中大姓某氏叔
就華嚴樓於家將木瓦匠工一并載去建之康時萬等
又捐貲造印妙法蓮華經二十四部送寺中供養瑯琊
王公世貞爲說偈一首護持其爲善信欽奉如此禪師
時有所言靡不奇驗絲是道俗咸敬之常在禪牀上入

定忽呼諸弟子曰大衆今日齋供船到海岸邊也速出
迎取弟子輩往海口果見江南大家載送米幾百石銀
幾百兩施主見僧徒來接莫不駭以爲神臨化之日囑
付其弟子曰汝等受十方供養不脩功行報答檀越最
難消受急須一心辨道無有異志得粒粟一錢必同堂
合爨庶不負吾輩豁開林之恩從此不出十年此寺尚
當火災其不免乎若天然化去茶毘畢汝等便昇吾遺
像供其菴中令此菴不寂寞也須熟記取至萬曆四十
年冬天然亦化去矣擇以十一月十八日衆共送龕於

山側茶毘弟子記禪師臨化之言其夜即與羣僧昇師
厥像供養於天然菴明日十九寺即延燒燼殿山門悉
成灰燼禪師先覺之明至是大驗無不向空作禮謂為
聖人云相傳禪師是普賢再來故神通如此廣大初遊
杭州之雲棲時蓮池宏大師出家未久徒輩崇奉乃設
上中下三等齋供以上等供師其餘待客接衆並得中
下食禪師見而怒曰如此作事爾後只可閉門喫飯何
用開法席乎拂衣而出宏大師聞而慚愧追之不及遂
戒弟子罷設三等齋供至今雲棲不開正門為肉身菩

薩說破也

海潮寺病僧

萬歷壬子冬十一月十九日海潮寺中火起佛樓須臾
遍滿宮殿時有一病僧臥韋馱尊天像下此像是大智
禪師裝塑高可數尺忽作人語叱病僧起曰火來也尚
不速走乎病僧不覺躍然而起蒼尊天曰我馱老爺出
去韋馱倚之而行其去如飛病僧初不覺重俄而移置
山門外得不火明日七八人昇之不能舉矣病僧沉困
之苦遂巡頓蘇筋骨强健逾於平昔古德相傳韋馱尊

天以十二童真梵行不交天欲成就正果現將軍身而
爲世開宏護佛法所謂南方天王韋將軍是矣宜其神
通不可思量者歟大智禪師存日每遇庫房齋糧缺少
便握一撮秣米於掌中擎一淨水椀向天尊像前啟請
曰十方大衆在寺脩行令齋糧不給願菩薩感供咒畢
卽擲秣米數粒於口次第取水含嚥下之如是一晝夜
不嘗飲食不出三日便有齋供船到嗟夫非禪師道行
之高何以致人天感應若斯之異者乎顯神病僧尤爲
奇特蓋與金剛之假力於北齊稠公古今合轍矣

南山和尚

南山和尚者法名真金形軀短小傳是北地人不詳氏
族鄉土所出神力超越世莫測其繇蓋萬迴杯渡之流
也嘉靖末年東遊入吳郡見北寺佛圖火廢所在荒蕪
慨然興鼎新之志於是大顯神通震驚道俗常以騰蹕
爲戲使木工從塔頂插木搭架上造盤車凡諸磚瓦土
石轉盤而上捧繩一團長計百餘尺施關捩以貫之木
首將一繩頭拋下啣入口中咬定繩結次第徐徐收起
身足離地望空而升直達第九級鈴簷之上自西至東

自南至北上下馳走如飛少年角力聚馳塔下喘促汗
流終莫及也又於其上舞輪升竿弄丸白打無所不爲
捷若猿猴疾同鷹隼常用一脚倒挂於簷角良久起行
如故有時插一木出簷外數尺許騰身立於木杪以手
障目作望海夜叉形相宛然無二又能入佛殿中踢壁
橫行蜿蜒數百步而止看人逾萬毛豎股慄歎希奇事
發歡喜心爭先踴躍咸共布施金銀錢帛指環釧釵之
屬出而施者不可稱量後因匠食不給出募齋糧製一
大鉢盂中可容數石米造雙輪車盤出街上婦女雲集

小兒塵擁闔戶外推車聲便知南山鉢至矣每日滿載
而歸不數年間衆緣旣湊佛圖重建金釵煥麗窮極一
時和尚以後便畱住增坊將所長木石購立精舍於寺
後今之退居是也經積三十多年壽七十餘化去臨化
之日囑其徒以二缸盛尸埋於寺後土岡之下弟子依
言而殯後尋遺骸莫知所在矣奇踪蹤跡頗難記錄故
老每述其道行輒肅然起敬焉

徧融國師

徧融者陝西人或訛爲卞容以俗姓名呼之長面頰下

垂額有肉墳起如珠兩耳覆其肩身長九尺三寸音吐
如鐘住廬山脩行六十三年有猿獻果鳥傳松之異隆
慶元年出山行脚到西川峨眉一年遊於金陵在水西
門沿家跪而托鉢魏國公迎養於家又一年始詣北京
興龍橋茶亭挂褙又三年仁壽太后迎養於千佛寺自
是多出入禁中京城內外無不尊之爲卞容國師矣主
上幼冲江陵秉政貶斥佛教惡其惑眾收之付獄在獄
七日大顯神通凡獄中所用銅鐵杖械桎梏之屬並是
高皇帝時所鑄舊物無故摧裂天子心異師寃有詔赦

出仍留寺中供養時萬歷九年事也其從來靈異莫可
備紀每入定殭立四十九日不仆凡西方安養國土清
淨香海無不神遊徧歷及出定則高聲誦佛而來還向
宮中具說蓮花境界有如臨見聖母闈而改容嘗入宮
講經畱賜齋供外傳寺中復有一卞容登座說法人莫
測其遊戲也至萬歷十一年秋八月師欲辭世乃自吐
三昧火焚身端坐五色雲中舉手謝鄉里而化化時一
百七歲矣

花子觀音

花子觀音者北京人也不知姓名嘗帶索襪踐行乞食因而為號嘉隆間千佛寺金剛脚下脩行人初不肯信之皇上登極仁聖太后奉像教召而見焉頗加禮敬善知人間未來事發言多中朝貴因詣之以決祿命焉每將行乞入市伽藍神先為感夢繇是都門士女甚見信崇其聲如洪鐘自巷坊達於宮禁散施金錢嘗得滿手忽一日詣闕謝恩仰天吐火自焚於朝門外立成灰燼眾咸駭異上歎曰花子觀音今日駕祥雲去也萬歷九年事

淡薄苦松

苦松頭陀者不詳鄉土隆慶中草棲於五臺山側善驅龍咒虎之術嘗挂一大銅瓢自隨有五色神龍游泳其中不知者觸之輿風作浪走石飛砂師咒之至於鐵樹下五臺山鐵樹歲以六月十九日開花然後寧息京城內外常飛神出入往來萬歷九年六月十九日忽詣皇極殿前叩頭謝恩傳聞禁內有詔宣入歛失所在上初不信敕遣使往五臺推驗之使還具奏報云苦松師於六月十九日化矣上大驚時年九十三歲人以其一生操行精苦呼之為

淡薄苦松云

幻空法師

法師名圓果號祇園弟子稱爲幻空法師鳳陽衛守陵指揮使也少卽棄官學道出家於五臺山從秀禪師披剃淹貫經論頓悟真如東遊至於蘇杭登座說法者二十餘年天花晝下繽紛如雨講席之盛所未嘗有實自師而始也嘉靖三十三年浙中倭亂杭城被圍績溪胡宮保公宗憲聞師道高命監司延請出山領兵退賊時師卓錫於杭州古蕩之佛慧寺使者至具述開府監司

仰望之意甚殷師坐青紗帷中從容語使者曰我久不持兇器過此三日賊自當退無憂也使者不可褰幃而觀歛忽不見及下幃師又端坐語言如初再啟視寂無影跡矣於是大駭不敢強而去還報監司監司以其事聞于開府相與歎以爲神果三日而賊報退矣軍士咸見雲中有神兵數千人擊走倭奴倭奴皆踉蹌奔竄圍遂解杭城生聚獲免於兵燹者皆誦力也佛慧舊有虎患有一玃爛白額騎於香積厨邊墻上沙彌百餘人咸怖而散走師提繩牀坐隔墻竹林中兇之虎不能下急

作叩頭狀師叱曰業畜爾後再來嚇小沙彌不放汝還也復咒如初虎便翻身撲地而去明日遂絕虎跡師道貌奇偉面相滿月大於斗聲如洪鐘每拈花微笑則宛然與彌勒無異臨化之日囑付弟子曰藏吾棺於寺傍俟十年後蔡毘果示寂十年而龐御史下車杭城不容寺中停柩悉命焚棄師徒聚薪於野昇棺至忽自起火灰燼無遺道俗來觀者千人咸見白雲中現出西方景果有七重欄楣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寶池金沙地樓閣宮殿並是金銀瑠璃玻璃瓊瑤赤珠瑪瑙之所嚴飾

池中開出青黃赤白蓮花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迦共命之鳥種種奇妙與佛說彌陀經所載無有差別俄而天樂雲空移時方滅始知師之神異有不可思量者焉

峨眉山異僧

異僧西蜀人也不知其姓氏出家於峨眉山道行高潔宗律兼通聞其名者莫不染漬風流冷仰元味萬歷中東遊渡江止於吳下見臯橋張承祖好善受供養於其家承祖其年病熱而死去時急奔出閭門外下塘見

一徽商大宅與黑衣者四人同入門適有一器在地其
家置羹藩於中以飼犬者見四人取噉承祖覺喉中渴
甚亦取噉之須臾而盡不知其身已投犬胎託生矣是
日異僧中夜入定睹承祖託生因緣趣披衣起待天明
攜禪杖徐出閨門物色徽商家驀直走入中堂果見牝
犬乳五子毛色皆黑矇矓未視獨其一徘徊嚙嚙遶於
僧足如有祈求異僧叱而謂曰業畜業畜何故墮落此
中速隨我還家矣運杖力擊其首犬踣地而斃及異僧
返承祖已甦具說身墮犬胎中賴師拯救得出迷津命
妻子設禮望僧拜焉於是傾家追福闔門鍊行以終其
身僧後忽去不知所適

響佛和尚

南海有一方僧每夜登補陀山顛高聲誦佛響振林谷
雖風雨雪霰之夕端坐誦之如故人遂呼爲響佛和尚
矣曾遊吳中止於報國寺許久方去莫知其名號鄉國
也

羅漢番僧

姑蘇城南報國寺萬曆辛亥年七月中元建盂蘭盆齋

時有羅漢番僧至自西域于闐國人名尊住鎮南道行
甚高寺僧便相敦請登座放燄口法食此番僧能以一
小鐵鍋置炭火中燒赤用左手三指擎之更令取沸湯
貯滿其中却含其湯於口嚙衆人頭面上其水清涼沁
肌曾不焦灼衆莫測其神通也人問師有術乎曰有問
可學乎曰可學但汝無信心

紫栢禪師

禪師名真可號達觀和尚蘇州吳江人也聰穎出類才
辨不凡少爲虎邱山寺行童後居嘉興結茆郊外始落
髮爲沙彌俗未之奇也一日行過城南書舍有老生朗
誦毛詩中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章卽作禮求解其義
老生具告之故是時沈侍郎思孝以比部建言朝野推
重家方有喪師便取稻草束而齋之詣門行弔衆相驚
奇稍稍物色其廬初不識文字後借人經論觀之悉曉
義理博通旨趣率爾酬對皆造禪宗繇此縉紳士庶無
不翕然歸信之矣師遂以傳佛心印爲任錯槌棒喝瞬
目揚眉應機騁辯深微鋒出兼提念佛法門以榜鈍漢
雖經行無常處所至知名縉俗供事者不可勝數余游

荆南過一村坊小菴中有坐關老衲念佛之聲甚高因
與問訊不荅同遊者謂余云渠念佛忙無工夫荅客余
徵故荅云此僧是菴主近日達觀住此菴一月臨去僧
求指示觀便叱弟子將此僧反背起正南而立觀因五
體投地設四拜禮每下一拜高聲稱南無阿彌陀佛拜
畢乃告之曰我去後汝當作如是念佛受吾四拜不速
懺悔永墮無間中無出頭日矣此僧悸汗不知所出遂
發精進勇猛心悉以衣鉢之資置大豆十石置前爲記
晝夜不敢輟聲常恐豆之不盡也據一事觀之師之老

婆心熱若此豈得以俗見凡情窺測其道行耶慈聖皇
后深加恭敬賜以金襴紫袈裟師自是出入禁中未幾
遂及於難臨化高聲稱念救苦觀世音者三端坐而去
兩鼻下垂肉柱長徑尺餘皇后製錦繡寶幡百幅送其
葬幡上并織南無紫栢禪師六字余從蓀谷見師畫像
真是滿月疑是佛果中來而師平居所著詩文率多了
悟語絕無窠臼自石門文字禪已來斯爲元妙也語錄
行世惜未見焉

雲棲大師

會通高互釋異

十六知不足齋重訂

大師俗姓沈氏名祿宏字佛慧號蓮池和尚杭州仁和人
也弱冠舉邑茂才不樂儒業立願出家然其厲行甚
苦經論宗旨多所博通無不研元洞微兼總條貫隆慶
末年行脚至五雲山下得宋伏虎遺刹愛其地幽寂繩
牀瓦鉢燕坐頽墻敗壁之間時鳴多虎患山下人家環
村四十里歲傷於虎者不下二十人羊豕之屬無算師
乃大發慈悲誦經千卷設放瑜伽法食津濟之自此虎
不爲暴居者行者悉賴以安歲大旱師禱於山中甘雨
四集村民異而德之樂輸財力助興廢址雲棲故先吳

越王香火至是百年榛莽之區一朝煥然還舊觀矣四
十年來簪纓縫掖圓頂方袍染高風而喰理味者叅禮
供養半傾東南衣冠氏族至有蓬家背室結廬鳴中熏
蒸大師之教非德行之高潔何以致此師道貌清古語
音朗暢平生不設講席不處高座恥以道德誇人卓然
名聞利養之外末年齒德並高與人酬對只以念佛法
門爲善誘而閒居著述兼明性宗所著有彌陀經疏鈔
緇門崇行錄禪關策進等書數十種授行於世信知宏
興佛法爲古德再來也

有門法師

有門法師名傳燈一號無盡太末人也出家天台之高
明寺少精鍊戒行學識高出道流常撰天台山志甚有
禪藻發心造楞嚴壇於山中用諸品香和其泥搗成塗
壁經費浩繁又繪十二大菩薩像所至講席如雲萬歷
己亥新昌縣石佛菴請師講大彌陀經天樂迎空者凡
七晝夜而散聞其聲者十人其時石佛住持守菴道人
坐化而去沙彌空相聽講還吳具述希有

震溟僧宿

尊宿失其名法號震溟北地人也辨慧絕倫精持戒律
曾遊迦毘羅國此國是釋迦文無誕生之地有緇無俗
與中華相去十萬八千尊宿往三年盡傳其國梵音真
言歸而流化東土新學後進多所依皈持咒者皆受其
教焉

心光長老

長老法名如瑞號心光常熟人也幼失怙恃行脚補陀
五臺雜足峨眉九華地水火風四處歸於吳門夜大雪
向楓橋人家投宿疑其爲賊厲聲拒之毆擊相繼復投

一家然後止焉如瑞啟問主人此地側近有叢林乎主人曰有一正覺菴已廢久矣菴基尚存無人興建如瑞乃籲天而誓曰吾當重締此菴接供十方無忘今夜雪中之苦於是端坐持咒迨曉即起而踪跡其故處所有衣裝悉變易之先編籐條作棚立其中供佛誦經晝夜不輟人稍稍有聚觀之者其夕吳縣袁明府宏道夢與長洲江明府盈科並駕出楓橋迎接御史忽見岸上有一白鬚老父身著綠衣揖袁明府而告之曰我吳中枝指道人祝允明是也帝命爲正覺菴伽藍神助心光和尚

尚重興道場公有文名煩作一記既覺異其事明日詣於江三日後報新御史按臨二公果出楓橋迎候袁明府召里正而問之曰此地有正覺菴乎對曰有之但廢久矣今有一外方僧來結棚募化尚無人作緣也袁復問曰其僧得非名心光者乎又對曰不知何名心光乃其法號也二公相與驚歎果契夢中之言因推江明府撰文共捐羨鏹捨施絲是道俗奔軼遠近爭輸助造殿堂兼築精舍竭貲財窮土木不逾三載遂成大叢林矣袁後擢爲天官員外郎具奏其事於闕下詔改菴額曰

敕賜慈泰護國禪寺施經一藏遣中貴護送至寺中別
創藏經閣貯之易剝榛灌莽之區而爲金碧琳琅之境
皆長老力也先是袁明府移病還公安時擇日飯僧其
夕復夢祝京兆來謂曰願遲一日設齋明晚尚有一僧
來也屆期果心光長老自吳門至遂改設同飯京兆之
爾感異夢斯亦甚奇今爲寺中伽藍神奉香火之薦焉

僧如榮

巴下五人並雲棲座下法衆
蓮池師立傳余採而著於編

如榮俗姓金氏法號大賢杭州海寧人也壯業屠沽爲
豕所嚙遂感悟出家縣之北寺後歸雲棲時年六十矣
晝作夜持精勤不怠萬曆九年生日設齋飯僧長如如
來貌座前厲聲願生西方者三衆環繞念佛合掌吉祥
而逝

僧如清

如清俗姓阮氏法號法源紹興上虞人也初出家於西
湖龍井寺後入雲棲銳志念佛誦法華經六時禮拜萬
歷十一年得疾沉綿者數月既革忽聞堂中念佛聲矍
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金容奮迅翹仰而逝

僧廣槐

會通第五釋異

三知不足齋重訂

廣槐俗姓陳氏法號東林金華浦江人也少從事行伍
閒後遂委妻子落髮於清水菴爲僧慕雲棲發大誓入
山脩行既受具進菩薩戒信力堅貞至心持金剛經中
夜諷誦寒暑不輟臨終諄諄以及時念佛爲囑盡散衣
鉢齋供衆僧斂容而逝

僧廣如

廣如俗姓來氏法號本真紹興蕭山之世族也二十九
歲出家雲棲聞蓮池師承贊伏牛銳然向往遂受具進
菩薩戒砥礪苦行端莊自持破碎衲頭形同土木而性
至孝母年八十到山中來看廣如病不能去師爲縛小
茆於寺側俾終養之廣如私減已膳奉母不令師知也
母既亡半月而疾作亦逝逝之日呼大衆檢取衣裝買
名香異果以供其師從牀躍起安坐竹繩牀中脫去撫
其首猶挺然直也

僧大冥

大冥俗姓朱氏法號照空嘉興人也自幼目失明兄欲
教之算術照空不樂爲術士願事空王兄爲送之出家
卽歸雲棲誓鍊行以終身焉師以其盲遂命名曰大冥

而字之照空冀其盲於目不盲於心也為人醇謹奉道
精勤後又爲家人以事過歸遂畱不遣大冥忽忽不樂
遂成疾已又住大聖寺將一年疾日益篤蓮池師偶過
朱涇訪船子和尚遺跡路經大聖寺大冥病中色喜求
附載還雲棲纔入寺門合掌向佛及諸比丘歸涅槃堂
遂巡化去

三塔寺漁翁夫婦

嘉興府西門三塔寺前舊有漁船十餘隻停泊其下近
年間有一漁翁與其媼並八十多歲人捕魚爲業忽於

歲除之夜沽酒烹魚召諸子孫列坐船頭共飲爲樂飲
罷漁翁忽謂其媼曰阿婆我今夜好歸去也言訖泊然
而化老媼隨應之曰老漢慢走待吾同行須臾瞑目亦
坐亡矣明日子孫盡鬻其漁具得錢數百貫付三塔寺
僧建梁皇道場設放瑜珈甘露法食凡七晝夜懺除積
愆於是折竿裂網棄業改行寺僧來王徵君座上說之
忘其歲月矣

錢氏子

萬歷中長洲永倉錢氏子失其名弱冠爲秀才忽一日

開行過村坊僧舍見案上有圓覺經一卷展閱其半歎
曰西方聖人之言精妙一至此乎儒門所不及也我當
棄儒業歸向其道還家便取衣巾焚訖辭別父母妻子
復投僧舍研尋經義頓悟上乘一日無病坐而化去

京師婦人

京師有婦人夫婦持齋並爲人念佛得齋襯錢度日自
鄉徙於京城歲餘忽患病半月思得一新淨白衣送終
夫既貧窘無力裁製適有女冠過門持白衣施之甚新
淨婦人得衣頗有喜色便坐而亡鄰里募木造龕茶毘
之此萬歷壬子秋事也王太學家齊至京親見其事不
記姓名

陳道民

道民姓陳氏法名明覺吳江人也自幼持齋嘉靖二十
六年投祇園法師爲弟子許其在家出家不與落髮明
覺六時功課口不離佛爲里人誦經禳災頗有徵驗人
多敬信之四十二年杭州昭慶律寺開戒覺往受焉至
萬歷十五年九月中安然無病預知亡期詣諸道友門
告別至十七夜其婦方篝火絡絲覺向婦拱手作別婦

類以爲訝覺給之曰睡去也婦便相隨入房見其坐牀
角上脫兩鞵與襪以帶并縛之笑曰今朝與汝作別明
朝著不成矣婦亟呼其兒女移燈看守中夜念佛聲絕
便化去至三七之中其子夢雲中猛將神下來急索明
覺文憑子未之悟明日起視箱中則受戒之牒宛然在
焉禮懺焚牒是夜復夢其父來別囑以戒衣挂樹頭風
化不得火焚匆匆束裝而去

李倪兩木匠

數年前蘇州閶門內有木匠姓李氏雖爲工人自小慕

念佛法門後亦竟持長齋人與工值不問多寡暮年自
製一龕子無病詣其女家告別云某日某時當去至期
坐龕中僱人舁之而出索火不得乞一枝綫香吹氣三
口其上火光繞龕須臾成燼時又有南城倪木匠者住
五龍堂前念佛持齋爲人施造佛寺亦製龕子無病詣
諸道侶作別還坐龕中倏然而化鄰里驚歎爲之茶毘

錢貞奴

吳興有農家婦人錢貞奴性好潔不與人殊旣嫁於農
家凡蠶桑織紉之事悉不肯爲少不悉文字往往談人

休咎頗多靈異里中呼之爲聰明娘一夕無病呼家人
其沐浴既訖便對鏡妝梳告其姑曰見乃弁山土地神
妾也昔因忤主獲罪謫譴人間今限已滿復來相召不
可留矣語畢端然長逝又十年其夫亦卒姑乃延寺僧
禮懺以資二人冥福道場初起其夜姑夢貞奴著淺黃
衫子而來謝曰見喜見滿地蓮花靈香繞室承姑禮懺
功德非久當脫鬼神趣證生善地去也姑覺而異之明
夕又夢貞奴謂曰昨所見蓮花皆化爲青蛇此功德無
用矣姑覺而復異之徵其故坐中一僧是酒肉沙門溷

觸道場故也聞於沈顯

台州營卒

嘉靖甲寅年間東齊威將軍繼光繇副將分部台州時
有營卒病死感夢於婦曰冥中功果惟持金剛經福力
最大卿試爲吾告於主將親爲誦之繼光雖居戎幕頗
好道平居常受持金剛經既闋卒妻所陳之牒信其靈
談遂爲焚香佛室至心持誦誦至半忽有童子自外行
茶至繼光微示不用意麾去其茶是夜卒婦復夢其夫
曰主將爲吾誦經極其精誠奈經半增出不用二字故

功德未免唐捐卿再詣之乞靈其婦明日又具牒白見其夢如初繼光始悟茶至之言卽復虔誠改誦誦畢就佛前回向悅見此營卒跪謝於庭須臾聞稽顙聲形遂滅又明日卒婦來謝曰兒夫夜復見夢賴將軍誦經功行得超鬼趣矣

千善菩薩

千善菩薩者四川敘州彭山縣田家女也生而端潔志慕空元女紅中饋性所不閑親戚往來一無聞見常欲捨俗出家父母不許嫁之前村某氏子夜則夫婦雖同

寢處每燈滅後忽見牀中湧起牆壁互相間隔其夫不得輒近如是經月稍稍聞於姑姑未深信夜就看之因畱伴宿燈滅而壁湧如故姑驚起千善笑曰安得牆壁間隔是君家心有窒礙故耳及明則牆壁皆不見矣又如是者兩月夫族目之爲妖相與陳訴於縣縣遣吏追驗其事委無異詞命錮之深山石洞中洞方廣不踰尋丈甚黝黑似寢息處而無烟爨旣送千善入卽用磚塞洞門惟畱寸餘一竇以磚甃成時其啟閉不遺粒米糞絕其食而死隔數日消息之宛然端坐其中却通光明

無所苦也千善家母兄憐惜裹糗粟相噉而千善鼻間
蕩謝有氣不復思人間飲食因謝去其兄越三月再來
啟視則容光炳耀神采煥發洞中供佛像燈燭湧空異
香芬苾明如瑠璃天華滿席不知所從來也其兄問千
善曰汝住此豈有天人供養乎當以何時白異宛耶千
善曰遇桓而開傳其言於外衆皆往伺舉俗同見於時
遠近莫不嗟異既三年矣適有浙江山陰縣人徐觀察
名桓者分巡西川按臨其地聞而親入山中驗之千善
忽謂觀察曰郎君方有大厄避讎於丹陽道中越二日

信使至果然時徐君夫人崇信內典遂下令毀洞門求
千善奉事千善曰某有罪謫未滿愆期不可出也徐曰
然則何時滿限乎曰遇窳而滿徐遂不敢強之出復塞
洞門如故未幾徐以遷轉去尋病歸山陰倏忽四年其
事都忘之矣又有一觀察姓窳名瑞鯉赴任浙中繇敘
州經此山洞人言有聖姑居此洞中窳遂往問云某之
官赴浙師不靳指示乎千善曰無他指不但爲我稍一
信與徐副使可也窳旣入漸特過山陰訪徐道其事徐
乃悟急遣人入川中迎千善計其巖棲絕粒十有八年

矣抵浙之日萬曆辛亥歲也明年春浙中吳方伯用先
延千善入武林繙流數百捧香花提燈燭引導至藩司
洪養三月闔門欽敬至是日噉蔬果如常人惟不矢溺
而已叩以禍福無不奇中杭城事如神明後復送還山
陰徐宅白黑飯依奔波過江者千人又一年千善忽示
微疾語徐曰某將逝決必仍歸骸骨於西川徐夫婦備
加慰藉千善曰死生去住亦細故耳吾終後不須製龕
可置一大桶坐我其中於外加鋼結數圍三年後結斷
送歸無悞也徐果置桶具如所教千善曰望多將燈心

草爲茵是名軟草坐此功德無量矣經理既定沐浴更衣
便入桶中合掌安坐而逝道俗來看令念般若贈行
絲是旅衆競呼之爲千善菩薩矣癸丑夏西川旅泊和
尚敘此因緣先是壬子秋希言客方伯幕下具所譜聞
也

西裏僧

明萬歷年間海字寧謐邊陲晏然九譯來庭千里却獻
時有西域異僧利瑪竇者航海梯山來朝聖君貢自鳴
鐘長明燈天主繪像內宮珍重絕莫測其製也於是天

子異之非時引問命四夷館賓焉將授一散職官瑪竇
辭不敢拜但服中國衣冠往來公卿縉紳之家共相酬
對而已時同舟而濟者凡八十一人庚戌之夏瑪竇病
瘵卒於京師而此八十一人亦後先命過止存二人流
落吳越間並年近百歲眉長尺許環穿耳上輕健如未
老人衆呼之爲西裏僧矣後此二人結廬杭州之錢塘
門內水溝橋下言人禍福最多神驗有難解事叩之立
解累年不舉烟火而好事相訪設具相留間出珍膳異
果啖者莫不玩味忘歸又能用勾股法以測天地高深

廣遠之數凡所推步一一無差其術與陰陽五行家稍
異或云卽周髀算法大抵方爲數始圓爲數終圓始於
方方終於圓得其理甚無難也上海徐翰林光啟昔言
嘗授數學於瑪竇其理以一貫萬疑卽此法

雙宗

雙宗阿師不知何邵縣人萬歷辛亥自北地來渡海禮
補陀大士遂卓錫虞山之東阜小菴停三宿端坐脫去
時方八月秋暑未消三日而捫其體猶香也鄰人高乙
數推仆之屹然不動悔謝作禮一時善信驚聞讚歎至

七日龍成卽於菴後焚毘是日有僧在府城金昌館前見師頂笠西行訊之云自虞山東臯菴中來也孫亂伽作傳

桃花菴長老

桃花菴長老失其名持齋喜飲飲不過數酌爲人誦經畢夜歸自取牀頭所藏甕醕傾一小樽溫之飲已滅燈而寢年八十預知亡期誠其徒勿出是日僧衆悉出其徒獨留長老沐浴具袈裟市一新草屨著之曰西方路上會須走得快也便端坐示寂

繆居士

常熟縣居上繆元館於沙頭王家兩歲矣齋中供觀世音菩薩像一軀虔脩淨業日以爲常萬歷癸丑春元祝盞天竺而還忽見菩薩座下迸出綠笋一枝半尺長近丈餘矣又十餘日露梢解籜橫亘屋梁漸穿入椽鏤中長枝下垂短枝鉤上結成翠色寶蓋覆於菩薩之頂看人無數至今尚存

張織工

蘇州城東織工張甲傭織爲業歸卽持誦往生咒不輟

猶園第五
一日鄰人籠伏雌而來寄哺雞卵一窠置於窗下停數日甲夜夢十二小兒詣門謝云某等罪業深重墮畜生道中賴長者咒力悉獲度脫往生人間言已各各稽首而去甲寤而怪之舉其籠甚輕啟視則十二雛皆空無有矣居士沈顯述

猶園第五

猶園第六目錄

釋異

金剛塔

法華塔

地湧舍利塔

聖僧灰像

圓魚像

鼈腹比丘

雞卵

鐵蓮花葉

石蓮花

石龕

火中蓮

冰中蓮

臨安樹中像

大士鏡

猶園第六目錄

一知不足齋重訂

清涼石

達磨影石

徑山辨石

瑪瑙達磨

螺螄金剛經

塔影

石無量壽佛

竹杖林

石中觀音

小本法華經

寫塔童子

冰中塔

爐中蓮

裙上觀音像

雉兒塔

破山寺幢

毘盧幢

法海寺畫像

江上鐘

殿角珠

豫章樹

重榮樹

跨海梁

雷拔飛來寺

千佛閣

天王寺緣起

獐朝白雀寺

寶林寺畫龍

天聖寺土龍

蛇化塔

僧記前生

妙海一姑

水上僧

魚籃婦人

靈芝寺降神

夢見瓔珞

錢塘湖

香菩薩

繪圖第六目錄

繪圖第六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釋異

金剛塔

金剛塔者相傳是文殊大士所製梵僧自西天竺攜來
宋人勒之於石其塔一面上下七層經文總計五千六
百字每塔一層有七佛字以六佛字寫於欄杆柱頂而
中間佛字即畫佛像一軀在塔門內以充供養作一佛
字讀其中央第四層恰寫到如佛塔廟四字則畫一小

繪圖第六釋異

一知不足齋重訂

塔作塔心連此佛字并畫像五軀算便通共有四十八
佛矣此七層皆然其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層門內經文
起結偶然對並天造地設左則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右
則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却從右至左橫寫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八字於上以金字接結行字以經字接起如字
起亦可諷結亦可持所謂首尾相應本末貫通者矣又
第一層柱頂有佛字門內無佛字後人因畫釋迦文無
說法須菩提跪聽左右兩金剛侍立擁衛轉成一段公
案而於塔頂尖上却寫一塔字其餘欄杆大柱瓦縫琅

璫鐵缸鈴子之屬並繕經文燦然具備迴環反覆尋始
要終自像教已來最爲奇麗也如斯製作並出西方聖
人之巧思妙算豈凡夫常智所能適合者乎吳人章藻
摹石精工甚爲名流所重常於萬歷戊戌年夏月夜夢
空中有白鶴一雙盤雲而下集於其家庭樹少頃變爲
二童子言曰某奉文殊菩薩命自五臺山而來請公勒
金剛塔者也藻時亦不曉所謂但拜而謝曰上真有大
神通故能化鶴而來化鶴而往數千里外行若屈伸臂
頃某則肉人下愚安能縮地游獅子窟乎二童子曰無

憂也當授公以化鶴之方矣遂驚寤心異其事而不言
不旬日吳江人周祇得紫栢禪師所遺宋刻舊本流紋
水綫大半模糊字跡依稀亦莫可辨命章君逐一摹畫
積月乃成而疇昔之夢於斯踐矣雲間陳徵君繼儒聞
其事賦詩贈曰十指齊含海印光筆頭三昧豈尋常文
殊囑付金剛塔夢裏親傳化鶴方余得一本是己亥春
章漢爲無別融禪師所摹非周家本也

法華塔

金字法華塔七軸每軸青絹金書其塔一而上下凡十
三層就地而起者是第一層簷角左右各四鈴鈴上寫
一佛字塔基欄楯皆法華經文也而中間塔門却以金
繪釋迦文無佛一軀第二三層亦如之但第三層簷角
少一鈴便少一佛字第四層中間不畫佛像將經名一
字抵之以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次第填入每軸填一
字挂壁上橫看去便知第幾軸矣至此則簷角之鈴止
有二佛字亦止有二自第五層至第十三層簷止一鈴
鈴止一佛字中間塔門大佛字四小佛字五亦無畫像
餘皆經文填滿焉塔頂兩旁並挂簷鈴耳以鐵琅璫四

串左佛字八右佛字八其經文起處大乘妙法蓮華經
第幾共九字從魚鱗瓦縫中一直書下便以經文橫寫
右旋假如第一卷則起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旋於相
輪左鐵琅瑯之上餘可類推其經文結處直在塔基之
下矣逐層經文皆填滿無餘或第六七卷中字數減少
則勻作稀疏行款於塔下三層朗然可誦而七軸之中
惟第四軸三層中間塔門內寫皇帝萬萬歲五字抵佛
像一軀蓋爲此軸挂於壁中央故也不書歲月亦無年
代奇麗之物金剛塔而下所不多見者非聖僧異人莫
能下一籌矣疑是西天竺尚有梵書軸本而宋朝人譯
出始作金字小楷書絹色亦甚古必非近代製作也婁
江駕部郎王志堅家物施於胥水菴中雲居誌長老收
藏供養癸丑中元余獲入菴瞻禮歎未曾有

地湧寶塔

明州鄞山阿育王寺有舍利寶塔是從地湧出者塔狀
青色似石而實非石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露盤五層
挺然四角四面開窗中懸銅磬晉武帝太康三年壬寅
僧慧達行至其地中夜聞地下有鐘聲卽刻木爲刹標

記其處三日乃見聞鐘者疑此磬之聲也繞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注目諦視乃有百千像現出面目手足悉皆具備真神工聖迹非人力所能締造也按塔寺記云慧達遊行望見越西山川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定知必有舍利乃聚眾掘之入地三丈得石碑三下有鐵函鐵函中復有銀函銀函中復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乃於此處造一塔焉據記中所載如此第稱三函盛三舍利而不言舍利寶塔從地湧出當是非曾親到

其地目擊斯瑞故漫然記之耳及余考天台沙門傳燈所撰舍利塔現緣起慧達是并州離石縣人俗名劉薩訶生畋家弋獵爲業得病死時見梵僧語曰汝罪重應入無間泥犁緣汝前生入吾道場隨喜曾結小緣今日幸遇吾到且開示汝以懺洗之路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江海中浮出石像悉阿育王所造汝可披剃南行求舍利寶塔懺悔業愆得免此菩薩訶作禮而謝遂蒙放還因爾復蘇便改畋業委妻子出家如言南行行至會稽海畔山藪間精誠求覓莫識基緒悲

哀煩惋投告無門忽一夕邁斯希有奇特之事乃知我
佛現大神通不可思議遂於其地募建阿育王寺香火
繁盛至今尚存其塔中時時放出舍利神光有緣者常
得見之

聖僧灰像

豫章宗室朱奉國多焰家有像教精舍中供灰像一軀
高可徑尺其質堅緻白淨傳是西域聖像將入涅槃詣
樹下口吐三昧火湧身自焚僧徒杵其骨爲細末和以
旃檀諸香粉而成像奉國得之秋官尚書王公世貞尚
書得之學士李公維禎轉相函送流傳無窮余爲說偈
二百八十八字勒石舍中

圓魚像

閩人何璧戊申五月客於杭城適金中丞家招讌過之
庖人羹圓魚既熟剖之見一肉觀世音首戴巾帔象白
衣裝飾眉目衣褶皆如畫右手下垂左手中按足蹈芙
蕖一朵座客無不驚惋遂命覆羹然則唐人猪牙日觀
音又不足稱希有矣壬子四月晦日譚小觀察席上談

盤腹比丘

萬歷丁未年遂昌縣民宋甲河中射鼈得一極大者重
八觔烹之從釜中湧而起因取巨石壓其釜蓋諦聽之
如念佛聲甲不信熟而剖焉中有一比丘端坐手握牟尼珠方袍圓帽斬然如新觀者動萬甲駭而棄之山中
未幾病疫發狂而卒

雞卵

里中某乙嗜雞卵每日不能缺一日壘卵於釜令其婦
竈口益薪忽聞釜中作人語如沸婦因逼前聽之乃齊
聲誦南無阿彌陀佛久之漸高婦懼急滅炊出卵用水
沃之具以語乙誠令終身輕食焉松江唐詢家烹雞忽
火光出釜中視之有未產卵化觀世音菩薩像身坐蓮
花自是詢家誓不殺生據此二事則唐敬宗朝宮中雞
卵念南無觀世音唐文宗朝蛤蜊中現菩薩像皆非架
空之說矣

鐵蓮花葉

高皇帝命信國公定寧渡後即遣往補陀山有意燬滅
其寺舟次招寶忽海而可鐵蓮花葉擁出水面粲然作
鍊金色光燭上下魚龍交沸信國公舟不及渡而返奏

聞於帝吳之卽命官脩葺殿宇救命到日共見大青牛
浮海而至吞嚼鐵蓮花葉其聲如雷舟始獲濟至今落
伽山五里有蓮花洋石牛港相傳國初以此得名也

石蓮花

萬歷十六年大旱南海水涸估客泊船其下洞見海底
皆白石磷磷如象如馬如蓮花如島嶼歷歷可觀一人
急持斧鑿下而斲之得白石蓮花二枝葉作綠瑯瑤色

石龕

又一人得白石觀音於海底上有龕如補陀巖狀雕鏤

精細不知何來後歸闍賈

火中蓮

嘉靖中有民黃瑩家火爐內熾炭中挺生蓮花五朶朶
六瓣中紅外白枝長六七寸曹旭家烹茶鑪內亦開蓮
花七朶故老相傳是庚戌辛亥年間事也

冰中蓮

近日有江陰復禪師者道德高重學侶共推常寫法華
經寒暑無間積歲乃成旣罷寫擲其筆於池中時方臘
月凝寒忽有蓮花一朶自冰中吐出亭亭直上見者以

狎園第六
爲奇特之應矣師遂改法號爲冰蓮道人夏孝廉樹芳
師事之親炙其異

臨安樹中像

甲辰年臨安縣山北邨民斧樹作薪中有徑尺觀世音
像眉目衣飾宛然如鏤高封公欲得之不遂至今供於
邨中爲香火

大士鏡

瓜州民某甲夫婦供養觀世音文殊普賢三大士像朝
夕參禮精勤不怠萬歷十三年其像後三鏡中夜忽放
大光明徧照一室如是者三夕而滅近辛亥年間蘇州
葑門內某乙夫婦亦虔供觀世音其像後一鏡忽有雲
鶴盤旋其中久之見紅白青蓮花斯須復現帝釋諸天
形相市人羣聚而觀喧傳者衆旬日之間神光遂絕斯
亦希有之瑞不概見於載籍者矣

清涼石

五臺山中臥佛洞邊有一石名清涼縱橫不甚廣僅可
布兩襪耆老僧云此千人坐也廉訪李公維禎過而異
之時方輟車入山遽命鈴下威儀辛苦并呼僧雛竈養

俱集前後得百十有四人一一登石以僧持木魚稱佛
號爲導繞石三匝而下尚有容足處也按李公五臺遊
記云石色青長十有五尺廣半之不甚方圓亦有訛缺
不能平如砥其下二石支之置盂水焉童子距躍曲踊
則水蕩搖或曰可容四百人也

達磨影石

嵩山少林寺初祖洞旁有達磨影石其石影酷似人間
所繪初祖像有理學先生迷執不信佛法使人刮其影
影愈分明不能盡乃止袁小選中郎說

徑山寺嚇石

徑山寺有嚇石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以綫曳之可以經
過會稽大龜塚上一石亦然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
無也

瑪瑙達磨

閩人何璧遊西湖昭慶寺見肆中挂一瑪瑙念珠頭目
中照見有達磨祖師在焉頭戴僧巾身披水田衣脚踏
蘆葦一枝鬚眉髮皆鬢儼然胡僧貌與人間所畫無
異

螺螄金剛經

相傳唐朝王待制不記名里精持金剛經不輟積有年矣一日自川中下漢江暴風欵起波濤洶湧其船將次就沒舉家惶怖待制不得已將平日所持經函捧向江心而祝之曰豈老龍王欲取吾經故相試耶吾當出此經奉施可也言訖遂舉經函沉之於水風亦漸息既得濟待制追憶失經鬱鬱不樂還至金山下見船尾百步許有物如毬之狀出沒水中須臾漸近急命停船諦視之是螺螄一隊幾數萬結成大團浮至船傍蜿蜒欲上

待制呼左右撈取劈而開之乃前所沉金剛經宛然在也漢江至於京口相距二千里而遙楚夾寶函不溼一字蓋昆蟲之異以龍象故而共護持為人弗若矣待制驚喜不自勝遂拜而受之召寺僧作佛事津濟螺螄而去常閱廣記中載金剛經報應事百有三則獨漏此段公案何也因著於篇以補唐人小說之缺

塔影

常熟縣城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四年建寺塔止四面謂之方塔俗遂呼為東塔寺徐光祿第四郎所居正

在東塔巷中有客常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挂塔影數百座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此數年前偶聞以後不知如何今其宅已歸蕭氏矣牛首山獻花巖祖堂內塔影閉戶則見宛然倒挂於慈尊繡座前

石無量壽像

明萬歷年間吳城東華嚴寺故孫吳大帝廟基寺僧輒見罽井中夜現神光使人掘深二尺漉出石無量壽像首高三尺許形相端嚴惟無有身檢其銘勒篆亦烏年號字樣識是孫吳時物最爲古矣至癸丑歲里中楊應

春捐貲命工斲木爲身造成金像一軀連華趺通高七尺處於寺中供養

竹杖林

吳縣西洞庭包山寺旁有竹園傳是宋朝呆菴禪師臨化時手插一枯竹杖於庭後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成林

石中觀音

楚宗室家藏一黃石子如掌大日中映之有白衣觀音像一軀在焉眉髮瓔珞相好成就中似嵌空搖動如活

王穉庸見之

小本法華經

董翰林其昌曾見吳興沈通政子木家小本法華經紙甚薄是宋代宣和間物止三十葉蓮經一部在焉字如粟大而分別可識書法整潔非世所見紙色經久如舊鮮明未詳何人抄寫也通政均長君藏於家

寫塔童子

蘇州城西寶林寺相傳不知何代忽有十三歲童子無何而至云欲得淨室寫經寺僧以別房待之就索紙筆寫法華經以半幅高麗繭紙畫作七級浮圖一級一卷紙長四尺許廣可尺半而經文六萬餘言盡在焉數日便了仍畱寺中供養童子不知所之里人陳文綱云曾親見此塔字如麻大緻密分明其下左方題行童東海王師光寫一行年月不盡記矣今歸蕩口華氏

冰中塔

常熟陳莊靖公瓚爲給事時以直言忤世宗廷杖闕下削籍放歸歸後杜門謝事一意脩西方淨業晝夜六時持彌陀不輟今天子登極詔復公故爵絲是不數載間

超遷至秋官尚書矣萬歷戊子秋七月公病革彌留之際誦佛益莊故事京師大臣自三品以上暑月賜冰既置冰於公榻前衆忽見冰中湧出七級浮圖欄楯鉤綴窗檻瓊瓏檐角頂輪無不周備移時而冰勢漸消塔影漸瘦其頂尖亦漸微細頃之報公氣絕一時幻跡寂無所睹矣瞿瞿使汝稷嚴太守徵適在長安相與共奇其事

爐中蓮

莊靖公女陳氏嫁於孫今太學亂伽之母也家常誦城西山塘涇上矣是有楚尼來里中以西方之教倡化朱門夫人娘子歸信甚衆陳氏平居見莊靖公奉佛亦奉佛既嫁之後持誦益虔在家常設觀音齋萬歷五年六月十九齋會畢焚紙錢於爐灰且冷矣移置佛案之下爐中忽挺出青蓮花一枝形如菡萏乍吐尚含翠色欲滴其下莖微有刺於時中外嫺黨無不讚歎三日後爲一姪身婦人觸之而萎西川敘州僉臬陳禹謨其同產兄也嘗爲余言

裙上觀音像

會同高、釋異

十四知不足齋重訂

黃氏僕母者常熟界村媪也平居持齋念佛了無他異有子爲黃觀察時兩家僕萬歷甲寅秋媪年六十五歲矣疾篤將逝索一新裙不得便命取所常著舊藍裙曝之於庭其裙衣裏十二幅須臾現出十二面觀音像各幅變相不同咸具竹林鸚鵡之致經一晝夜化去乃滅徧村人皆見之

雉見塔

雉見塔在半塘寺傳是晉朝生道人虎邱說法野雉來聽明日誕生爲城東某氏兒肋下有雉翼尚存見後出家半塘寺中化之日寺僧造石幢葬之因名雉見塔焉宋學士濂前生血書法華經至今尚在寺也

破山寺幢

常熟縣破山寺今名興福有唐人刻尊勝咒幢二座石斯爲古矣寺卽常建題詩處

毘盧幢

蘇州閶門內專諸巷城上有專諸墓與要離墓相近萬歷年間專諸墓壞居民起出石幢一座高僅三尺許上蓮華下雕礎四壁各刻毘盧遮那佛一軀三面前作思

憶相一面撒手不知何代物也今歸寒山

法海寺畫像

趙居士宦光常偕黃山人習遠同遊洞庭東山法海寺見其殿堂之左棟間懸一巨篋訊之老衲云軸子在內自入教以來三十年矣未有開展不知何法居士不聽使數人百計發之既下衆共展閱乃是陀耶入泥洹畫像也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號咷躡躑悲慘莫可名狀其圖方廣各二丈餘一幅素爲之篋上題平江府造四字而無歲月鑿爲宋政和時物於是率同遊作禮於殿庭草間歎未曾有

江上鐘

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屢廢於火復建於嘉靖年中寺旣成無鐘僧將募鐵鑄造一日黃田閘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二巨鐘浮來怒濤激聲聞數里鐘上各棲一鸛鶴連呼曰觀音寺裏鐘觀音寺裏鐘如此者數聲遠近駭聽居民卽取其一送至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從上流隱隱浮去不知所之故老常說此異於人

殿角珠

西川一破寺殿角常夜有光如鏡驟見者疑爲明月影也寺僧怪之數梯而窺焉或訝寶氣將設計穴取一夕迅雷大震龍掇之而去矣或云蜘蛛常抱夜光理不可曉

豫章樹

諸暨縣一老人三十年前行於郊外憇磐石上傍有大豫章樹忽見風擊其顛一子墮下諦視之漸有萌芽意老人倦怠枕石而臥纔覺則芽已長怪之拾小石子識其地而去明日走視已長數寸又明日高幾尺許與賓

客共往看之隨視而長頃刻及人七日之間遂成大樹老人記其墮子之年月日時戲從一術士布算之術士曰此支干是王者之合惜作無情物耳二十年而此樹已大十圍適某村坊佛寺火焚寺僧募緣重建殿成而無佛居民伐其材裝觀佛一軀萬人朝禮乃知草木無情而有命矣語曰豫章生而七日成林信非妄也

重榮樹

常熟福山寺中有一大銀杏樹相傳是千年物也寺既火此樹枝葉萎瘁後殿宇鼎新復吐青葱之色居民謂

之重榮樹云

跨海梁

常熟縣北行三十六里有福山鎮鎮在海濱寺名大慈
中有轉藏殿極大相傳轉藏一回可代誦經百卷故四
方善信遊其寺者無不轉藏嘉靖甲寅年殿燬於燹至
隆慶中有僧募化重建改其殿額曰西方木瓦之費已
苟完矣獨缺正梁一根居民葛甲夜具舟楫將往郡城
買梁施寺侵曉忽見海口有一巨木浮來視之乃是香
楠蓋良材也使人起之於岸亟召匠工計度不爽尺寸
其殿遂成道俗長幼咸來觀矚呼之爲跨海梁矣乃知
佛力廣大加崇信焉

雷拔飛來寺

廣東博羅縣城外有飛來寺創立甚雄不知其所繇也
舒州貞俊禪師曾有密語謂此寺飛來終當飛去耳忽
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爲暴雷拔去蕩然無有遺
者僅存東南一角而已僧俱露立相顧莫測果契禪師
之識矣老衲方明上人慧素能詩欲募化重興此寺而
不成或云當有巨蟒大蜃之屬長養於中竟載此寺而

和國錄六
之他國未可知傳其地卽初唐詩中清遠峽也

千佛閣

虎邱千佛閣傾圯不可爲游者無不仰歎殿學申公發大願力捐貲鼎新衆亦樂助一日有匠人持斧鑿詣寺自云能整齊之請具香燭花果紙鏹羅列數百餘燈夜與同伴三四人閉戶丁丁不輟及曉鏹銖不失尺寸歸然如故矣仍索厚緡辭謝而去識者謂匠本凡人偶爲神物所憑而然如古者般倕之流其神不死往往下降人間成就釋道二門勝事非有他也一云是異僧來敲正之非匠人也其僧是越東人尚在今蘇州元妙觀三清殿亦有遠方匠工來一夕而煥然舊觀矣

天王寺緣起

蘇州府治東有東西兩天王寺相傳唐大歷三年間托塔李天王白晝顯形其地居民見而神之爭共募造寺遂獲輿中有熾盛光王佛毘羅觀音諸像其二十八宿猶是唐朝夾紵舊物石韋馳尊天跡最古矣至今尚存

猗朝白雀寺

吳興白雀寺唐年刹也今爲西越名藍頃歲重新道場

香火之盛他叢林莫與比矣觀音殿前往常有虎來朝亦不爲暴寺僧多怖而逐之去後遂每日有一獐來作禮云是虎所使也寺中有李公垂石長可二尺餘頗具孤峯一片之勢仄之可用爲枕其上刻字三行長慶甲辰二月辛巳餘英孟郊來訪竟陵陸香翁曾觀凡二十有一字埋沒草萊今歸快雪相傳此寺是唐宰相李紳公垂所建初未有寺時一高行上座結草爲菴李紳秀才與上座爲方外之交便借菴中肄業時近新秋緒風送涼林容如洗李欠伸思寢施枕榻間謂上座曰師打

坐片時某欲睡去也上座乃結跏趺於窗下觀之見李方就榻而寢鼾聲如雷頃之頂門內忽走出一小綠蛇長可二寸蜿蜒下榻環繞於溺器之側已漸緣入溺器中半晌而出出則延首向階下行行至大溝之內悉是泥淖有丹黃二葉委積其間蛇於葉底盤旋不已久之乃上大銀杏樹直躋樹頭徘徊不下上座恐其忘返徐舉錫杖擊樹枝蛇便逶迤而下急尋歸路依然入室登榻走入其頂門中須臾之間李生寤矣師喝云郎君何久不起作何夢乎李起而對曰樂不可言初睡中渴甚

夢至一處有大城門頗極壯麗某入其中四顧皆清流
碧滿非人境也見其水色湛然欣然就浴因試飲之如
沃醍醐甘露矣少頃卽出復至一大隄之上邂逅美麗
女郎十數輩或著金泥帔子或衣絳袖繡襦綽約輕盈
飄然仙侶方調笑間舉頭見仙山樓閣若在烟霄女郎
輩趣某往游遂去既登峯頂清沁肌骨疑在闐風山前
耳中聞雷霆聲急下山不覺驚醒上座因知綠蛇爲李
生夢中之身其所遊歷皆惡境也於是具說所見因緣
以開導之李大悵愕遂於佛前宏誓發願若我他日富
貴必興佛法建幢此中李後擢進士第武宗朝拜相捐
貲數千寺遂鼎建名曰白雀上座則開山祖師云此段
公案廣記諸書所失載故拈出之與管珍秀才所說同
無錫志記悞

寶林寺畫龍

閭門內有寶林寺唐年刹也正殿梁柱雕繪盤龍門外
有水一池石梁跨之夏月居民曉起入寺追涼驚見羣
龍下飲於池鱗甲張起如欲振躍奔走告人黯然風雷
之聲不知其所矣市人皆見檐廡間烟霧綢繆其礎上

猶有泥滓萍藻若經水淋洗者然是日蘇州城中震雷
暴雨

天聖寺土龍

吳興天聖寺先朝古刹殿上東壁有管夫人畫竹西壁
有趙承旨畫水墨雲山前有大池其左右兩棟間各塑
綵繪土龍一條於上萬歷中老僧曉起拈香佛案前見
二龍下飲於池僧大怖語其徒衆曰土龍飲水大是怪
徵茲地其當陷乎龍飲畢仍各歸棟間而兩尾則已交
互相啣非如舊矣寺僧問於郡守守不信卽駕車來觀
驚歎其事命取紙筆題錯龍盤殿四大字刻木以榜於
殿上未久此兩龍便挾風雨飛去不知所之今所粧飾
者又後人所補非舊物也

蛇化僧

杭州鎮海菴在草橋門外敵樓東相傳此菴故是化智
廟也國初時忽有一僧自稱姓葉來此募緣造廟廟垂
成矣僧忽謂衆匠工曰明日吾出募緣午間有一貧子
來看須分酒食飲食之若飯畢將去急挽其袂直云此
飯乃十方施主錢財難以消受請爲我助一工到明日

果有貧子至眾工悉如所教此貧子不得已斃成一紙
爐而去臨行謂眾工曰葉長老所募金銀甚多且可斗
量不信俟其入浴時從窗罅窺視當驗吾言不誣耳此
僧歸見紙爐斃成精美歎曰公輸子下降人間肉眼迷
離都不識却也及暮僧入缸澡浴眾工依言覘之乃一
大白蛇鱗甲燦然光燭一室須臾仆地死矣豈蛇之有
願力者乎廟後爲屠中丞折毀改作社學建於錢塘江
口今川僧滿勝遂於基上建菴焉號曰鎮海與西陵諸
山隔江相對祝釐補陀者必經其門

僧再世

北直隸真定府老僧死去托生於塞外能知前生事自
幼至長不忘嘗因互市求歸鄉里上官不許入關乃復
還北官與之移文真定索其故居僧舍中經函念珠置
處其徒某法名一一驗訊無差仍令通事傳遞給還故
物此人遂倡化於彼方諸人受其教者咸加崇信念佛
持齋如中華法侶之盛矣

妙海二姑

已下五條皆
觀世音事

施氏尤生錫綬之妻長洲人也孝順舅姑萬歷丁未年

間忽患膈症積治不損日就尪羸至十月初九日天色
向晚強起用帕抹首立於門側忽有道姑東來過其門
數目施氏從之乞茶施氏延請入門送茶飲訖問道姑
從何方來曰吾居南海有事偶到此耳因謂施氏曰娘
子災重想難久長施氏卽說所苦道姑曰此關倉膈也
法在不治吾見汝夙有善根當爲治之於衣帶上解出
黑色丸子甚堅教施氏於臨臥時嚙化口中疾當自愈
因問娘子幾歲矣曰三十二問食齋乎曰十三歲時持
齋廿二歲又開至廿四歲更持七年後復破戒道姑歎

曰此是魔王上身故不能堅久耳今疾愈後仍須持之
我書一符於汝額上卽出朱筆於袖向施氏眉心畫一
小符隱隱肉中初無痕跡曰從此魔王不至矣施氏作
禮而謝道姑曰何勞鄭重他日有便尋吾於南海可也
問南海廣大無邊不知尊師家安在乎曰汝過南海若
問妙海老爺無不共曉卽送出門轉盼間已不見矣尤
生歸施氏語之故驚曰若言南海得非救苦觀世音乎
其夜施氏如言服藥明日遂進飲食綿篤之疾一朝頓
除明年戊申偕其姑劉氏同到補陀瞻禮纔入寺門便

見妙海宮三大金字榜於殿堂始悟菩薩之靈應焉其
年九月十九日施氏早膳畢坐於中堂又見一道姑手
持椶拂子排戶而入合掌問訊曰娘子乞吾齋糧半升
施氏亦合掌答之道姑便問在家女人能受戒乎施氏
曰我固持齋人也道姑遂口念彌陀因宣四句偈曰彌
陀口裏念彌陀不識彌陀爭奈何這句彌陀參不透輪
迴那得出娑婆施氏問姑何處人云湖廣人住枯松塔
裏脩行自己功行雖已圓成止有一點度人心未了耳
問娘子年多少答云三十三歲矣道姑歎曰汝有五短

相屈其指云日月三光短父母相遇短手足短夫妻緣
短六親緣短旋於袖中出簿籍一冊黃素裝面中間字
皆篆文靛色閱罷謂施氏曰汝陽算止二十九歲如何
多却四年又揭冊中一葉點其首曰是矣因汝昔曾行
三善事故延至今日一者汝於十五年前捐資鑄金像
一軀二者嘗施經板一塊三者萬歷三十年十二月初
九見路傍飢寒人捨飯一甌有此三善獲延三載又緣
會遇肉身菩薩點化來故不卽天死耳施氏具說妙海
因緣告之心計此姑雖衣飾容貌種種與前不同而雙

瞳秀異宛是昔所遇者因合掌下拜哀祈拯度道姑曰
能便相隨枯松塔裏脩行乎曰舅姑老無人侍養不能
去也曰裝一爐香來走視廚下已無火道姑曰不須裝
吾攜得一瓣在此可取一甌淨水來水至用椶拂子梢
微微灑之淨其坐處俄而出一竹籃中有三足鼎如蜀
山窑色可七八寸許鼎中復有小爐其製與鼎無異撥
之中有奇香氤氳滌鬱却貯淨水於鼎中插花四種養
之一杏花二芙蓉三紫萸四紅梅紅白相映各可四寸
許花上棲燕雛一雙蛺蝶一對啾啾栩栩飛鳴其間施

氏見之大駭請其故道姑曰此鼎乃兜率宮中希世之
寶天人見贈非世間物也於是命施氏法名名曰本賢
旋即授之三戒一戒斷絕夫妻恩愛二戒破除無明煩
惱三戒割棄貲財業緣仍令籲天立誓有發願文數十
言不錄輒舉手向施氏髮際微掠一過抽得青絲一簇
縮作小髻付之曰待汝夫君歸將此髮十五莖遺之便
可謝絕早辦脩行施氏復合掌下拜忽風起揚塵舉頭
而道姑已滅不知所之香爐花鳥都無有矣施氏計其
結禱之歲月恰是十五年也西方聖人顯奇現瑞固自

不可思議哉非所謂見優婆夷身而爲說法者耶龍街
父老共傳其事

水上僧

江陰顧山菴西房有一行童俗姓曹氏隨其師太虛莊
長老出家自幼持戒精嚴嘗誓捨身以報佛恩所積粒
粟鉢錢每轉施於里中窮餓者萬歷庚戌行童年三十
矣二月中莊長老往南海補陀進香行童苦欲相隨便
令擔襆而去既泛海至梅岑山瞻禮觀世音金容行童
默於菩薩座前發誓願捨其身俄而舟出海口到大蓮

花洋颶風暴作波濤洶湧行童遽合掌向空而籲曰將
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言訖便向波心跳天
舉船無不驚開撈救不及知無奈何頃之日漸晚風亦
漸息長老還山傳語里巷稱爲異聞便選日與衆僧廣
脩佛事懺洗之經三月餘矣七月中行童忽夜歸叩門
衆僧疑駭以爲鬼也拒不肯開說觀音神力護持之故
衆咸不信問莊長老安在內應曰往元墓山古心法師
筵下聽講汝亦可詣彼一聽好超度西方去也行童忿
然而出竟投元墓時莊長老方作夜課畢留燈閉戶端

坐轉經忽聞行童窗外喚聲心亦訝其爲鬼叱而問曰
汝已捨身當尋善地中證果去何得遊魂入東土乎行
童於隔窗具述所經曰弟子實人也未嘗作鬼初跳洋
時忽於下流數步外見一胡僧深目巨額體狀魁碩著
赭布袈裟自水上乘一船板而來口稱吾度汝載之而
浮輕疾如駛前望見一座山山漸高某問何名曰周山
也倏忽之際已及淺沙引而登岸達於山下某顧視胡
僧衣履都不濡溼心異之不敢問挈某同叩岸傍人家
有女人出應曰我亦佛子但夫出外不敢畱客指鄰近

村舍中是漁家有男子在汝可往投至則果有男子啟
扉便求寄宿須臾歛失胡僧追覓亡見其家推詢緣由
共相怪歎知是菩薩顯跡世間矣卽取蘆葦熟爲地爐
與某熏衣煮蔬具飯某得不死明日送某於周山鎮海
寺從首座披削教習諸品經咒令已學成梵音頗明經
理忽思父母亦念本師求歸故鄉菴中不納故特尋訪
到此請和尚急開門莊長老卽收雷之挈還顧山菴父
母見而悲喜繇是遠近緇俗翕然皈依一時道業傑出
流輩高君承先質而說焉

魚籃婦人

姑蘇章藻嘗寫普賢行願品及白衣大士經像勒石施於開元寺功願未滿萬歷辛亥年忽病瘳下自夏徂秋轉加綿篤又嘔血常及數升分必死矣囑妻孥處置後事西鄰管珍秀才好道之士頻來問疾見其肌肉雖消而兩目尚有神光懈勞之曰君病當不死但發心寫經崇像必有神人來相救援也章於枕上首肯而已是日八月初一其明晨章忽索進飲食使人邀秀才而告之曰夜夢甚奇初見有五鬼頭抹破碎身著藍縷捉某至

一荒郊將衣巾履襪盡數剝去惟存裸身此五鬼復將自己破碎藍縷挂於某身各各奔散而去某心甚惶怖逢人控訴忽見市中有粧畫佛像店店人引而語曰無苦也公之服飾悉在此三間屋子中請自檢取既至則履襪巾帽之屬在東廂衣服又置西廂堆積甚多不校其數而中間一室有高廣禪牀梵僧端坐其上某便合掌作禮請其名不荅傍有侍童應曰此法華大師也令某速出既出見其南有一亭亭有白衣婦人珠翠滿頭提魚籃而立後有孩子相隨某向前揖拜告以褫衣之

故此婦人便取魚籃中楊柳枝將某頭上破碎挑去忽
悸而醒此身如濯清冷淵矣始悟救吾苦者卽觀世音
也由是得生旬日病起衆相歎異堅行其志願焉章年
近七十無子吾爾崇信像教禮拜白衣大士壬子夜復
夢白衣大士座前印香盤結成一子字以筭簇之明日
是癸丑歲朝其妾免身得雄

靈芝寺降神

西湖靈芝寺吳越香火有觀世音木像一軀高可七尺
餘相傳是行脚募化所造造成而去不知是何處人也

妙好莊嚴最爲靈應吳方伯入寺中訪余嘗見而讚歎
但殿基在正殿之後雙銀杏樹下爲杭州蕭秀才所據
秀才不信佛法架屋其上爲書舍經十餘年矣比邱無
力興復權以此像供養在正殿三世諸佛之下余寓其
寺瞻禮興嗟卽時爲比邱題募建殿緣疏疏旣成比邱
將出募先持示秀才秀才執科舉未定爲辭不數日府
榜落名嘔血二斗垂死昇而歸矣一日解后管公子可
成會稽來余留之飲管具說所夢云某昔年曾借寓蕭
氏書舍其夜夢有梵僧降神敕令速去不去明日將有

大禍夢中取其書劍授翦頭奴裝而出門既覺異之遂
不果留某別去之夕有豐城人來宿其內中宵暴亡然
某所挾止書一篋劍三尺無餘長物况與夢中所見相
符矣吁兩足慈尊盼嚮昭如乃若此之明驗乎昔捨宅
爲寺者何人儒生不能反一袈裟地以安猊座橫羅陰
譴曾弗之悟悲夫

夢見瓔珞

高居士承先常熟人嘗爲余言萬歷辛卯年張太僕鼎
思延館於滁陽四月八日傳是如來降誕之辰某與親

識同遊至黃草窪窪中有小茅菴一坐關老僧數目某
謂有善根勸之持齋念佛時琅玕山中有唐吳道子石
刻觀音像某領老僧言便請一幅持歸供養於官衙書
舍其夜卽夢身墮茫茫大海中水從西流四望無際頭
出頭沒相將溺矣忽見西北角有黃石砌墻高可三尺
心計此堂爲岸而一時不能卽達無如之何又見東北
角柳樹下有一童子如七八歲兒合掌而招某見其水
急甚不得不從西北極力搏到岸邊忽有穿耳胡僧推
上於岸回視其僧倏忽又變爲瓔珞菩薩隱入水中而

去某已知大士現相救人於是高聲稱念南無觀世音
憚汗而醒自此發願每朔望誦心經十卷觀音聖號百
聲如是者二十二年矣

錢塘溺

蘇州皋橋張叟素崇像教喜施僧食萬歷辛亥年春將
詣南海補陀瞻禮觀世音挈其孫八歲小兒以行既達
杭城擔囊渡江不取道於西陵求寄載下海船意在速
濟時海船已鱗次江頭待潮平而發矣張叟欲乘一船
其小兒忽見此滿船人悉被繩縛手足急從後牽衣止

之向阿翁敘此異事叟大駭遽依其言登岸及再換第
二船其小兒復敘所見如初已又登岸更求第三船附
之問此小兒目中已無所見曰只前兩船怪異餘並安
然叟意未決有二人立於船首大呼之曰弗乘彼而來
此此船甚穩無虞也逡巡又若有人自後推之遂挈小
又登船附焉祖孫兩人坐方定訪呼者推者並已不見
日暮潮至雪浪如山而前兩船所載並尼嫗僧徒之屬
舟人不善迎潮應時淪沒緇俗男女溺死無一存者張
叟所附之船獨全與數十人俱濟越三日仁和縣令出

江口點巡沒死人屍每一方僧腰纏中各有兩大錫錠
小刺刀子一枚驗是釣淫之具信知闢捷無賴爲菩薩
所不救也張氏感悟折節空門杭城人目睹僧事而未
委八歲小兒所見之奇矣

香菩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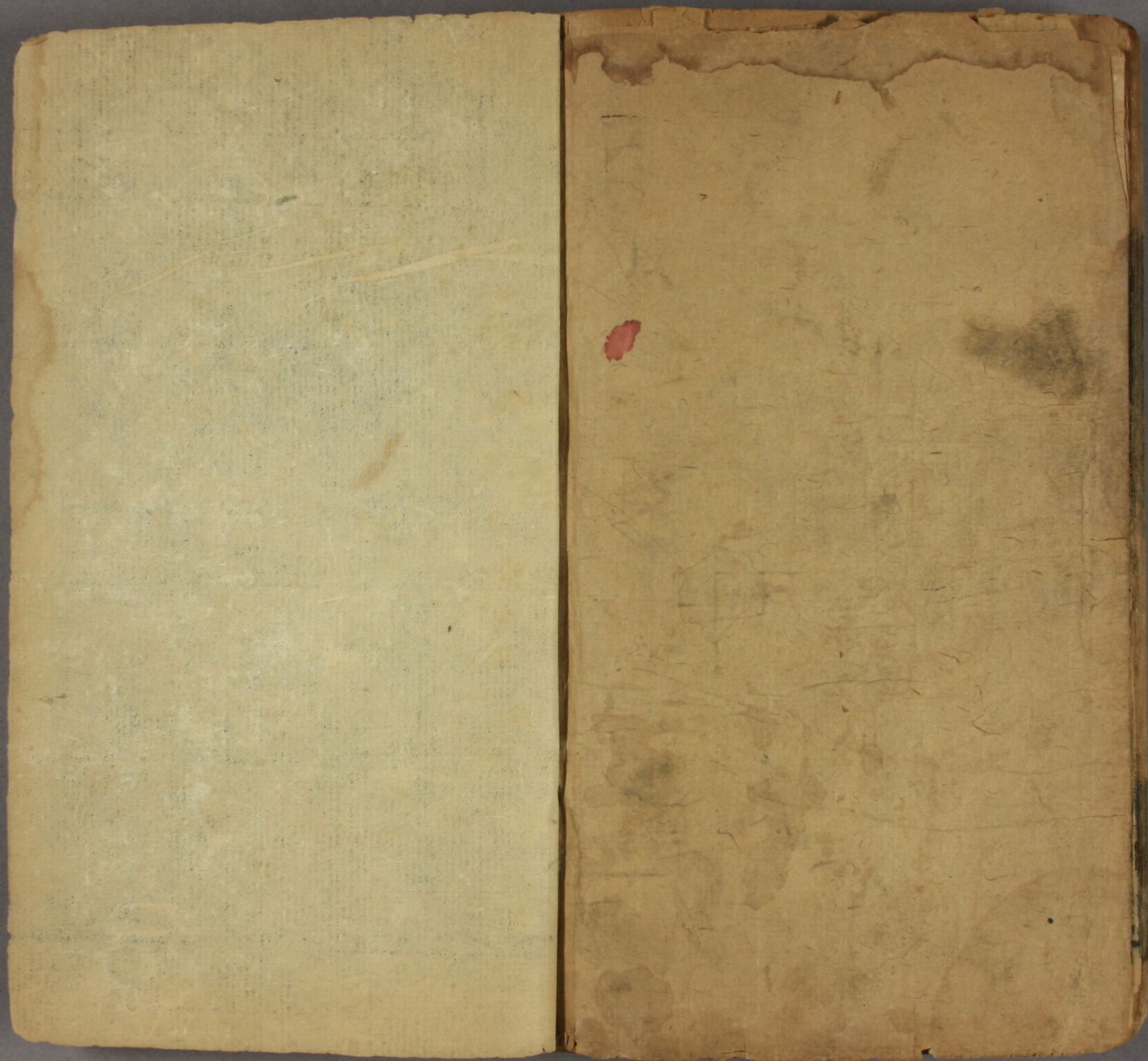
嶺南沉香至賤凡有官廨公座皆香所雕市人製沉香
佛像最精工有妖髡數十輩命工刻沉香觀世音菩薩
其外裝成丈六金身而空其中腹施以關捩並藏刀斧
戈矛之屬往往駕像以出幻惑男女因而殺人劫貨掠

取處子之有容色者行房中之術先截好髮剃作沙彌
狀貌與著消瘦衣裳教之梵唄淫穢舟中每泊都市開
場木魚聲響流俗士女爭往禮謁金錢粟帛抱負而至
往往不下千人萬歷癸丑年間浙東某貴人歸裝經海
輻重悉被劫掠舉家百口一時并命獨攜其少女而去
女迫於威勢勉強從焉時舟停京口齋供雲集鎮江守
公某初下車忽然夢見白衣婦人詣前白狀曰妾腹中
晝夜不寧楚毒甚矣官人何方相救既寤心怪其事升
堂而問左右境中得毋有婦女枉濫者乎邏人從傍進

曰近日何下有香菩薩從者如歸足新府君之聽他不
足問也守公立命駕車出郭搜其舟中盡得奸宄見諸
沙彌十餘輩姿媚柔雅驗之悉有乳皆前後所劫良家
女子也呼冤沸天於是決殺妖髡蕩滅其黨江左稱爲
神明督撫中軍向陳嘉謨說

方塔

常熟城中東塔爲一邑之鎮有宋建炎初僧文用募造
功未及半化去至咸淳中僧法潤撤其遺構改建方塔
四面九層巋然壯觀與他處浮圖迥異矣或云法潤卽
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
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
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凌亂波光中恍不可辨此其
理殆莫測先年徐光祿振德季子故居在塔寺前其家
北樓壁縫中現出塔影無數見者詫爲怪異豈未觀之
潭上乎余別一僧房在塔東南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
而上置屨窗窗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
相傳塔頂常有黃衣仙人偃臥其上白晝多見之龔氏
松窗快筆載其說頗詳



繪圖第六

繪圖第六

